

长沙市建国三十周年文学创作选

短篇小说集

(1949—1979)



长沙市文化局编

一九七九年九月

长 沙 市 文 学 创 作 选

短 篇 小 说 集

(1949——1979)

长 沙 市 文 联
长 沙 市 文 化 馆^编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山里人	胡 英 (1)
宝 贝	胡 英 (20)
太空里的强盗	罗 丹 (43)
失火之后	柳炳仁 (56)
蓝天展新翅	黄知义 (69)
山村五月夜	莫应丰 (78)
被卖掉的琴声	肖建国 (86)
一枝人参	董佩雯 (107)
金银花开	熊春祜 (111)
周四佬信	陈书林 (126)
一瓶虎骨酒	袁慧光 (132)
“老抠”师傅	杨生源 (140)
父亲的心事	卢雄杰 (145)

姑娘的心事	周 钧 (152)
订 婚	彭桂香 (161)
在妻子的眼睛里	张光武 (167)
长在屋里的竹笋	黄新心 (174)
管不住舌头的孩子	李智群 (181)
练习本为啥哭了	李年古 (192)
郭亮带兵抓郭亮	李 扬 (197)
新编阿凡提的故事	彭龙正 (207)

山 里 人

胡 英

一

黄昏，我进了花竹寨。夕阳把重山密林的浓荫一下倾泻到沟底。山，象是树木迭起来的巨壁，把一条山谷公路紧紧地夹在中间。路两边的林木就象是受了大山的指使似的，黑黝黝的争先恐后地，一起往胡同似的公路上压过来。夜色沉沉，山溪哗哗，一只杜鹃在远远的密林中传出清脆的叫声，山林显得更加幽深寂静。

越往里走，山越高，林越密，天也更加黑下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这样的黑山老林，一个人在山道上走着，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心脏突然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拐了一个急弯，突然见对面山坡上白花花的一片银光，原来是月亮出来了。这时，月色下，寂静中，从前面什么地方，蓦地传来了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叮叮当当的响声。我警觉地侧耳听了一听，心里觉得很奇怪，在这深山密林的夜路上，那里来的

铃声呢？想喊一声，觉得太冒失，甚至害怕招来猛兽的袭击；不喊吗，心又放不下来。我躊躇了片刻，决定还是赶上去看个明白，于是便屏住声息，更加加快了脚步。据我估计，约莫只走了约三百来米的样子，便爬上了一个山坡，借着依稀的月光往前望去，只见前面路边上影影绰绰，好象有一团黑影正在那儿缓缓地移动。稍停，忽然从那儿又传来了一声吆喝：“吁……”这一声我完全听清楚了，原来是一个。接着叮当声没有了，黑影也停在那儿不动了。我壮着胆子三步两步地赶了过去，走近了才看清楚，原来那是一辆老式的胶轮牛车，一条大黄牯驾着辕站在路边安然地甩着尾巴，牛车上堆满了一捆捆的树苗。叮当声就是从那牛颈脖上系着的铜铃铛发出来的。牛车旁有一位六、七尺高的大汉子，正在把一根压着小树的圆木搬开，将小树扶起来，然后又从车上拿出一把铁铲，用心地培土。在这深山黑夜，我找到了一个伴侣，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直等到他把一切都弄停当了，才有礼貌地问他道：“同志，请问这儿离黑山冲还有多远？”

那大汉好象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身边来了一个人似的，他回过头来向我走近一步，顺手捞了把树叶擦了擦手，才热情地看着我说：“不远了，只有七八里路了。”

我几乎吓了一跳，心想：山里人说话口气真大，七八里路还算不远了么？接着我又问：“黑山冲伐木场还有多远？”

听我这一问，他显得更加热情了，反过来问我道：“哦，你是去伐木场？有什么公事吗？”

“有公事，是个紧急的任务。”我特别在“紧急”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他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说道：“那好！上车来吧！我送你一趟。我就是伐木场的，事情可以公开吗？”

我一听他就是伐木场的，高兴极了，赶紧跳上了车，一边说道：“哪有不能公开的，还希望你们大力协作哩。”

“呵，那很好，是从长沙来的吧？”他一边催牛，一边问。牛车很快地拐上了公路，踏着月色，在屈折的山间大道上缓缓地移动着。寂静的山谷中又响起了一串串清脆的铃声。

“从长沙来。我是采购员，要为柘溪水电站工程定一批特殊特殊的电杆木。”这时我方才那种紧张惊惧的心情已经完全消逝了。我舒适地蜷曲着身子靠在树苗上，一面欣赏着这深山的月色，一面愉快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为了强调这种材料的规格要求，我有意连用了两个“特殊”来形容。他听了，笑着回头看了看我，问道：“要特殊到什么程度呀？”

“主杆要十二米长，尾径十八公分，充梢树，笔直笔直的，有点疤子和裂纹都不行……。”我一口气说了十多个“特殊”的规格要求，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惹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了，这笑声是那么响亮，简直叫我吃惊，在这四无人迹的高山密林，似乎到处都发出了回响似的。我开始感到了我这位新伙伴，是一个豪放的人。我心里想，难道这就是他们山里人的性格特征么？

笑声停止了，牛车踏着月色，在山道中静静地走着。一路上他又几次下车，在路旁栽得整整齐齐的树苗的缺额处，补了几次苗。他对每一个缺空都不放过；每一根树苗都栽种的那么认真仔细。我看着看着，心中猜想，他一定是一位出色的林场工人。等他上了车时，我便拍了拍车上的树苗，试

探地问道：

“老师傅，这些树苗都是买来的吗？”

“嗨，在我们这地方，这还用买？前些时青年垦荒队在山外边开荒——今年他们公社准备扩种五百亩红薯，把这些野生树苗都挖了。你看，这都是多好的树苗啊！我看到可惜，便顺路把它们捡了回来，至少也可以栽几十亩山嘛。”

说着，车子突然拐了个急弯，在我们眼前马上呈现出一片宽阔的地带。月光下，远远望去，四周群山嵯峨，好象高耸入云的天然围墙。山谷中是一片宽敞的平坝。坝子上，灯光闪烁，好似一片繁星坠落在这幽静的山谷里。大汉指着那灯光屋影告诉我，那就是他们的林场。

这时，牛车在山道上滚动着，不久就进入了黑山小镇。啊！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所在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你炫示着林区的风味。一式的木壁房子，壁板都一律油着油漆，灯光下，闪着彩色的光辉。所有的窗户都安着旭日东升式的放射形的木格子。每栋房子都设计有走马楼。宁道的上空尽是绿茵茵的瓜棚，金黄色的南瓜花，碧绿翡青的瓜藤叶蔓，在电灯的光亮中，红绿相映，简直比大城市舞会上的人工布景还要美丽！

牛车在镇中心一处广场上停住了。大汉子喝住牛，指着街头一栋灯光明亮的木房子对我说：“你先去那边坐坐吧，那是我们林场的办公室。”我一听到了目的地，一心只想赶快去找到林场的负责人，好早点接洽好这次紧急的任务。我抓起旅行袋，跳下车来，连他的姓名也忘了问，匆匆地向他道了声谢，便急忙向那木房子走去。

二

我简直是小跑式地闯进了那间木屋子，放眼一看，哟，真是名符其实的伐木场办公室！墙壁是木板，屋顶是木皮，地板也是用一根根圆木面成的，满屋飘散着树脂的芳香。左壁上挂着个山区特有的竹叶斗笠，几卷竹尺和一只油光闪闪的竹笛；右壁贴着一张林区分布图，和划满了红线、绿圈的进度表格。靠窗口两张办公桌好象难分难舍地摆在一起。靠里间，是个一丈见方的小宿舍。办公室静悄悄的，只有一个人正在灯光下埋头翻查着什么。我站在门口问了一声：

“同志，这是伐木场办公室吗？”

那人反过头来，毫不客气地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才回答：“是呵！什么事？”

吓！这下我才看清了，原来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子，两条辫子曲卷地盘在头上，桃形的俊秀的脸上，嵌着一对光芒逼人的黑宝石似的眼睛。她上身穿着套工作服，袖子卷在胳膊上，露出两筒又圆又结实的手膀子。我心里想着：嗨！看这结实硬朗的样儿真是个山里的姑娘哩！一边回答说：

“我找你们雷场长有件重要的事情商量。”

她听了我的话，也不答理，只站起来随手倒了杯开水放在我的面前，招呼我坐下，然后她自己便坐下来两手托腮，摆出一副十足的当家人的姿态，睁起一对大眼睛对我说：

“场长不在家，你有什么事非找场长不可，对我谈谈不行吗？”

我看看她那副神情，困惑地笑了笑，没办法，只好提起

噪音，准备把我们工程的伟大意义和需要木材的紧急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她说过一遍。

谁知，没等我说上三句话，她就把我的话头打断了：“同志，开门见山，简单点好不好？建设社会主义、支援农业、谁不为此奋斗？还要你来宣传，真奇怪！”

“对，简单点就简单点吧，我要木头！”

“要多少？”

“一千二百五十立方米。”

“什么规格？”

“杆长十二米，尾径十八公分……。”我放爆竹似的一口气说了十多个规格要求，有意想考考她的本领。

可是等我说完，她不但心慌，反倒悠悠闲闲地问道：“还有吗？”

对她这种满不在乎的神气，我早就撒了一肚子气了，便气鼓鼓地说道：“没有了，请你拿张纸记记吧，同志，今天十五，再过八天，二十三号一定运出山，规格不合请你负责任！”我把期限说得特别肯定坚决。

“好！拿调令来。”她好象根本没察觉到我的情绪，只一边思考着这个数字，一边伸手要过调拨单，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番才说：“就这样吧，等场长回来，研究研究，明天早上答复你。”

“好吧，明天早上我来听回信。”我随着她那敏捷的动作懊丧地站起来。问道：“你贵姓？”

“肖旦霞”。她毫不客套地回答，马上又补了一句：“随你的便，你就跟着那些碎嘴子叫我‘小当家’也行。”

我一听，险些噗哧一声笑出声来了，算了吧，我才懒得

和她答白哩！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已经十一点啦，要找住宿的地方去了。便匆匆地提了提包，正想往外走，这位“小当家”忽然站起来拉住了我：

“半夜啦，你还到那里去？我们这里没有旅社，只有个招待所，这两天开会，都挤得满满的了。”

我一听，愁了。人生地不熟，又是第一次出差，深更半夜到了这个地方，可怎么办？一看“小当家”，她却轻轻松松地说了：“不用急嘛，到我们伐木场来，还会把你挂在墙壁上过夜吗，来，你就在我里面那个铺上歇一夜。我去邮电所搭铺去。”说着，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接过我手里的提包，就往里面那间小木板房里引。

我还正在踌躇哩！这时门口忽然进来了一个人——浓眉似剑，方头大脸，连鬓的络腮胡，眼睛大得出奇，象两堆深山里燃烧的野火。古铜色的脸红光放亮。上身虽穿件半新不旧的中山服，肩上却搭着条很不相称的蓝布帕，裤管卷着，一双厚底的爬山鞋，粘满了黄尘。他一进门，就发出一阵铜锣似的笑声，问道“怎么？我的‘小当家’，在接待客人啦？”

我一听那宏钟似的声音，就明白了，原来来的就是那位赶车的大汉子。这时借着灯光，看的清楚，原来他竟是这样一位豹子头林冲式的人物！

一听那“小当家”赶着他叫场长，我怔呆了。原来刚才和我同车回来的这位黑大汉就是我所要找的鼎鼎大名的雷场长么？我心里想着：好险！幸亏没把话说偏了哩！

“小当家”端了条板凳，把老场长按下坐了，马上就指手划脚地开始了汇报说：“这位就是长沙来的、要一千二百五十立方米木材，每根十二米长，尾径十六公分，或十一米

长，尾径十八公分，弯曲度不能大于杆长的百分之零点五，纵裂纹不能大于五十公分，横裂纹有一点都不行的，特殊材料的特殊采购员老刘同志。”她学着我的腔调，放机关枪似的一口气一字不漏地说了一大串，把我们两人都惹笑了。我心里倒是暗暗地佩服她，果然是个当家角色，小脑子里简直是装了架录音机哩！

老场长擦去笑出的眼泪，说道：“算啦，算啦，我们早已打过交道了，用不着你再劳神啦。”说着他便掏出了一支没挂儿的钢笔，又摸出个油黑油黑的小本本，回过头来问我：

“好啦，老刘，现在我们正式谈谈吧，你看还有什么要求？”

“任务您早知道了，我的意见就是期限问题。希望场里能给我个肯定的期限。”

“好！小肖。”老场长向“小当家”咧了咧嘴：“你看这几天的劳动力调配上，有不有办法？”

“小当家”哗啦啦地翻开一叠表格看了看，蹙着眉头说：“这几天各工点劳动安排得很紧，恐怕难想办法。”

老场长沉默了，屋子里静得出奇。从窗外传进来不远处深林里一只杜鹃的啼声。窗外溪水潺潺，远处山坡上传来山民守护包谷、驱赶野猪的阵阵梆声，更显出夜的深沉。我和“小当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那沉思的面容，静静地等着他的回答。

“这样吧，”老场长终于开口了，他匆匆地用秃嘴子钢笔在小本本上划了几个什么字儿，接着便抬起头来用一种坚毅的口吻望着我说道：“老刘，二十五日交货，你看怎么

样？”

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了，可是“小当家”一听，却好象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吃惊地问了：“二十五？！”

“对，二十五。怎么，你有意见？”老场长瞪起一双黑亮闪光的大眼睛看着她。“小当家”一听，嘟着嘴说：

“场长，你可不能打乱生产计划呀！”

“鼓足干劲嘛！”老场长摸了摸黑楂楂的胡子，套上没挂儿的钢笔，笑着说：“你没听见？人家这是特殊任务啊！”说得我们三人都笑了。

任务，期限讲定了，“小当家”又把我拉到那张林区分布图面前，指指点点地俨然象位小军事家，把整个林区的地点、方向、路线，以及交通情况都做了一番详细的介绍。我也不敢马虎，都在小笔记本上一五一十地记上了，并且还划了个简明地图。

直到桌上那座小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到十二点时，老场长才过来给我“解了围”，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休息。

三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我就紧张的工作起来了。我整天都在钻云雾，入深谷，攀悬岩，走鸟道，足足跑烂了三双草鞋，脚上打了五六个紫红色的大血泡，由于不习惯戴斗笠，额头上晒得脱了一层豆腐皮，两条手膀子，也好象在盐水里浸久了似的，夜晚躺在床上火辣火辣的发痛。可是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感到这几天我是过得多么高兴！且不说那入天三尺的奇峰；那云雾飘渺、砍砍斧声、仙境般的莽林；那林鸟欢乐

的鸣啾；那风入松林的涛声；单说这九曲十八弯的无数小溪，也就够你入迷了！这些小溪啊！在深山里，你似乎永远也离不开它们。它有时蜿蜒地伴随着你，象一个密友似的和你轻声絮语；有时又擂鼓似地轰鸣着，从那悬崖绝壁，树林梢头，飞腾直下，吐着银沫，象一个顽皮的孩子扑向你的衣襟；它有时象一个娴静的少女弹着琴儿擦过你的身旁，向丛林轻轻走去；有时又沉默闾寂，象一个肃穆的长者，停在你的身旁，那碧绿的，深不见底的潭水，总象是他在向你阐述着一种无声的哲理。啊！多么迷人的深山里的小溪啊！第一次在这样奇丽的大自然中生活，我是多么兴奋！我每天天刚亮就爬起来，整天在山沟里奔走着，跑遍了所有的伐木队，细心地将每根合格的木材都编上号目，几天功夫，已经足足号定了两千多根，我满意极了。但日子也过得真是快呵，你看，一蹲就是四天了。可是，有了材料可怎么运出去呢？山谷小道根本进不了车。好久没下雨了，通往山口的巫水河也干浅了，没有办法流放。用人抬吗？十几个人抬一根，我的老天呵，几千根原木莫说二十五号，就是三十号也成问题！我一看，各工点都还没有一点儿动静。我再也耐不住了，第五天便赶紧回到场部去找场长。

刚跑进黑山小镇，远远就看见伐木场办公室门外站了一大堆人，在那儿吵吵嚷嚷。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挤过去一看，原来都是些和我一样的天南地北的采购员。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把锁。我问一个浙江口音的高个子：

“同志，场长他们到那儿去了？”

“天知道，”高个子满肚子火气地回答说：“那有这个道理呀，说明天交货，到期来完不成任务，把门一锁，脚板上

抹油溜啦。”

高个子话还没说完，旁边一个戴鸭嘴帽的答嘴了：“你可别冤枉好人，同志，雷场长可不是那号脚色哩！”

“那为什么办公室人都不留一个？”高个子不服气地反问道。

“人家这么大场子，办公室就两个人嘛，那能坐在屋里等你。”一位戴眼镜的瘦个子也说话了。

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忽然从街头的大山坡上，白云底下，密林深处，飘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那笛声时高时低由远而近，在山谷中嘤嘤啼啭着，仿佛是它的主人为了感谢眼前的大自然所给予人们的美与幸福，正把一片赞美之声送给那奇伟壮丽的丛山。

大家马上停止了争论，不约而同地车转身去，朝着大山上眺望。不一会，就见从密林的小径上走出了一个小姑娘，啊！原来是“小当家”回来了。她穿着双草鞋，裤管卷得高高的，背上背着那只竹叶斗笠，手上拿着她那只光闪闪的竹笛，脚步沙沙地走过来，还隔老远地就问道：“你们吵吵闹闹在干什么呀？”

大家一见她来，早已七嘴八舌地涌上去了。

“嘿！‘小当家’你们怎么开了小差啦？”

“‘小当家’快，快告诉我们明天提货的地点吧，”

“快点，这个合约上请你签个字，口说无凭，手续得办清楚啊……”

“请站开，请站开。”“小当家”谁也不听，只把手一摆，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挺神气地说道：“等我开了门，再一个个来，好不好？”

她从容地开了门，挂好了斗笠和笛子，又倒了杯冷水，一仰头咕冬咕冬喝得点滴不剩。然后才擦了擦汗，用两只拳头撑在桌面上，扫了大家一眼，慢慢悠悠地问道：“怎么？都站着干吗？请大家坐下说吧！”

她的话刚落音，满屋子的人就又如同散了戏挤出剧院的观众一样嚷开了，简直听不清谁在说些什么。

只见“小当家”笑着举起手掌往桌上敲了一下大声地说道：“好啦好啦，同志们，听我说好不好，明天和后天有九个单位提木材，请仔细记好：龙山水电站的三百立方，明天去关山领货，自己去车，我们帮装；杨林公社的一百五十立方防洪木材，明天早上就有，在这里等，我们给你们拉来；洞庭防洪指挥部的，长沙铁道局的……”她一口气点了九个单位，连地点、运输、装车措施都说得那么仔细，清清楚楚，有条不紊，使你根本再没有发问的必要。嗨！她那脑子真比什么记事簿还牢靠着哩！

被点上了名的采购员，都心满意足地笑着走了，一个个简直神气得活象打了胜仗的将军。那位戴鸭嘴帽的老兄，还把帽子取下来，在高个子面前一挥，摆出得胜者的口气说：

“怎么样？我可是诸葛亮吧？早就算定了要你莫冤枉好人嘛。”

高个子红着脸一边往外走一边抱歉地说：“对！对！我不了解情况，这些山里人真是些了不起的角色！”

听到她念了半天，连没提到我的事情，我又火了，正想找个机会问问她，她大概也察觉了吧，只见她瞟了我一眼，挥了挥手大大咧咧地说：“凡是未点上名的，请大家回去，后天下午给你们回信，一律按合同办事。”

剩下的人听了她的话，也都无可奈何地走了。我这个人可不能让她这么容容易易地对付，便走近她说：“肖同志，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的问题？刚才我不说了，后天回信嘛。”说完就埋着头整她的表格去了。

我还想再与她说几句，但是看了看她抬起来望我的那双黑眼睛，我知道再说也是白费劲了，心里一盘算：好吧，你强，我不找你，找场长去！我打定主意，正想往外冲，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牛铃声，我一听就知道是老场长回来了。不等老场长进门，我就急不可待地迎了上去，拉着他的手说：“雷场长，您真把我钢肠都想断，铁打眼睛都望穿啦。”

“呵，是你呀，老刘。你这几天成绩不错嘛，把合格的木材都编了号，给我们工作不少方便啊！”看来全场的情况都在他心里哩！

“场长，木材倒是不错，只是今天是二十啦……”

“嗯，这个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考虑过了。”老场长一边说，一边擦了擦眼睛，又掏出他那个黑油油的写满了歪歪斜斜而又密密麻麻，象爬满了蚂蚁似的字迹的小本本，打开来指给我看：“你看，我是这样安排的，今天石江冲工点那批防洪木头已全部出山。明天我们全场支援公社插两天秧，从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天，计划每天派五十个人运你们那批木材。大概问题是不大的。你看怎么样？”

听了他这落落实实的安排，我满意了。我的好老场长啊，你果然没有把我们工程的任务放在脑后啊！我怀着胜利的心情向他告别，同时有意地向坐在小桌边用心听着我们说话的